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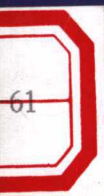
# 英语 脏词禁忌语

何金桃 蒋凌云 译

[英] J. 麦克唐纳 著

DICTIONARY OF OBSCENITY & TABOO

## 词典



HD13.3-61  
35

ARY OF OE  
& TABOO

# 英语脏词禁忌语词典



[英] J. 麦克唐纳 著  
何金桃 蒋凌云 译

漓江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语脏词与禁忌语词典/(英)J. 麦克唐纳(McDonald, J.):何金桃 蒋凌云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1.1 I. 英… II. ①英… ②何… ③蒋… III. ①英语—咒语—词典②英语—社会习惯语—词典 IV. H313.3—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4485 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桂图登字 20—98—100

英国小布朗出版公司(Little Brown & Company, UK)授权出版  
中国万达版权代理公司(Vantage Copyright Agency)代理版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Dictionary of Obscenity & Taboo

### 英语脏词禁忌语词典

[英]詹姆斯·麦克唐纳 著

何金桃 蒋凌云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49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ISBN 7-5407-2653-9/G·9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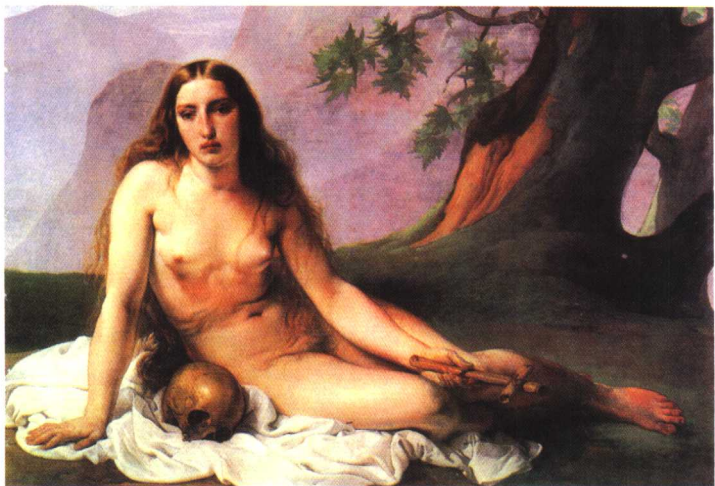
定价: 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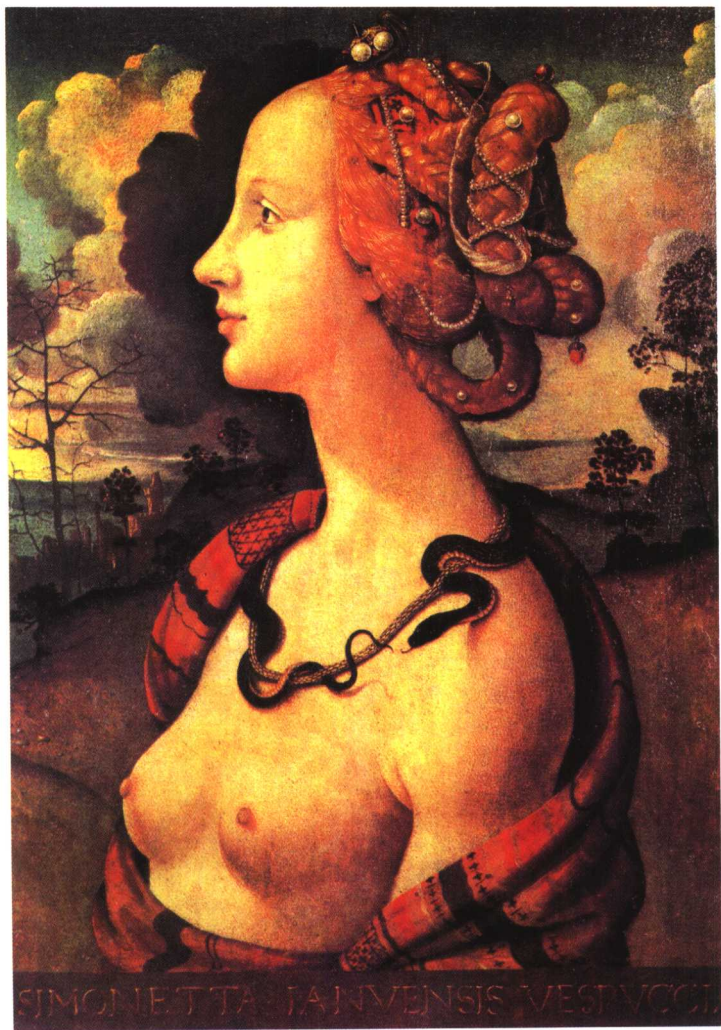


▲ 在想象中的远古黄金时代，人们处于不知羞耻为何物的蒙昧状态，百无禁忌，因无知而常乐。本图系根据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中的场景绘制(1530年)，作者是克拉纳赫(父)。

《悔罪的抹大拉的玛利亚》，海耶兹作(1852年)。抹大拉的玛利亚是《圣经》中的人物，她曾经是一名妓女，后悔罪并成为圣女。据说她曾用眼泪洗受难的基督的脚，然后用自己的头发擦拭并给脚涂上香油。 ▼







▲ 皮埃罗·迪·柯西莫所作《西莫内达·维斯布西》(1500年-1510年)。  
图中的蛇既与《圣经》中上帝对偷食禁果的夏娃的诅咒有关，又含有喻  
指男性生殖器的隐义。



◀ 《塔尔库纽斯强暴鲁克丽丝》，丁托列托作(1559年)。莎士比亚据此事件创作了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在英语中，把性与暴力合为一体的词有很多。

《泰坦尼亚与驴面人鲍特姆及妖精》，浮士利作(1793年左右)。此图是为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作的插图。在英语中，ass既有“驴子”之义，又可指“屁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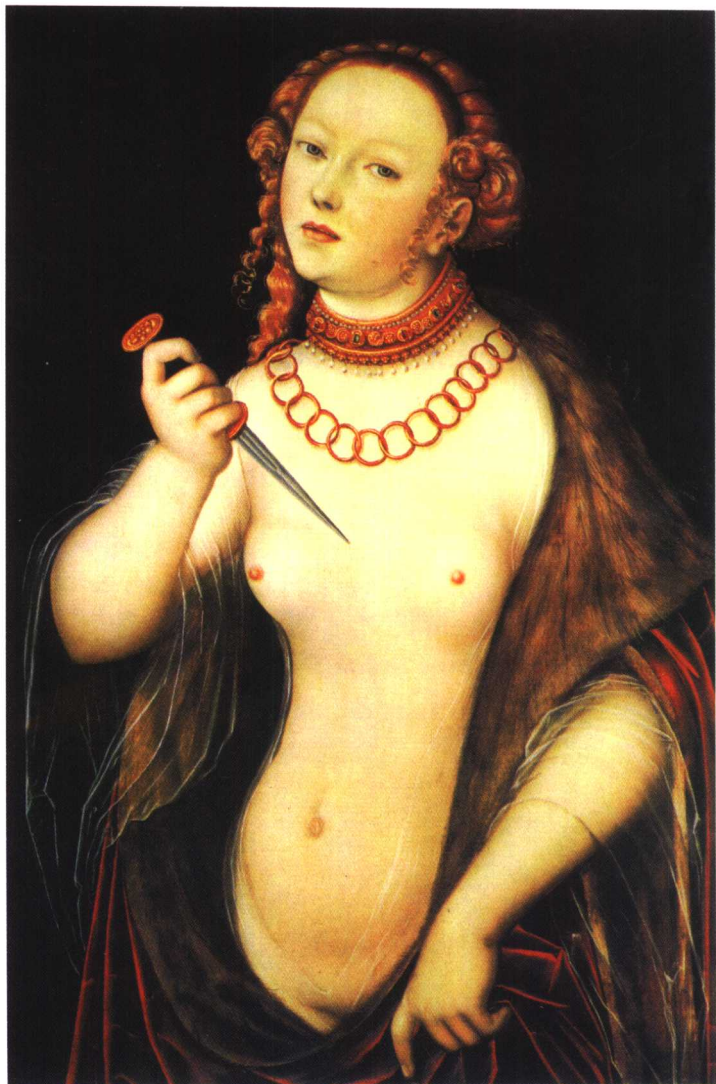


在大多数以伟人为题材的艺术作品中，伟人们都是衣冠楚楚的。没有多少艺术家想到或敢于去裸露伟人的阴私部位。本图为法国艺术大师罗丹所作的维克多·雨果的裸体像(1897年) ▶



◀ 《披上毛皮的艾伦娜·富尔曼》，鲁本斯作(1635年左右)。鲁本斯笔下的女人体以肌肉健硕、健康肉感为特点。本图是鲁本斯为其第二任妻子艾伦娜·富尔曼作的画像，旨在再造古典的“出浴的维纳斯”题材的意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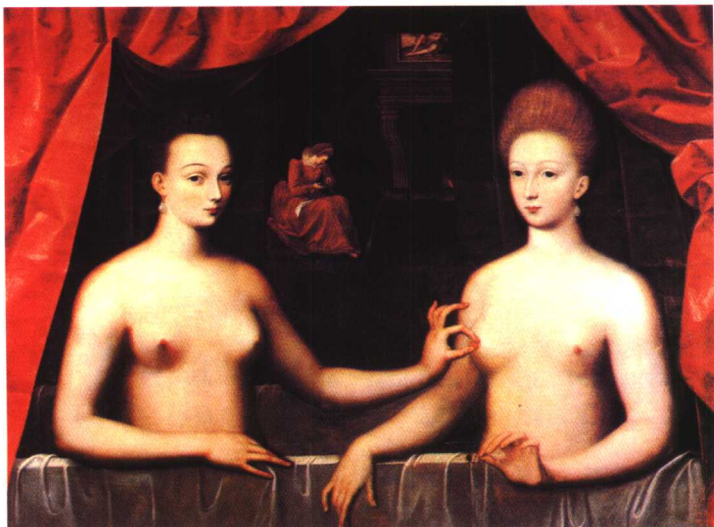
▲ 鲁克丽丝因被强暴而自杀，其结果是导致叛乱和罗马帝王政体的崩溃。她后来成为贞洁的象征，是众多艺术家描绘的对象，莎士比亚等大文豪写过有关她的作品。图为克拉纳赫所作（15 世纪），图中的匕首也可视为男性生殖器的象征。





◀ 据《圣经》，亚当与夏娃因受蛇的引诱偷食了禁果，于是便有了知识，有了羞耻之心。此幅《原罪》为古斯所作(1470 年左右)。

《加布列·德斯特列与其姐妹之一》，枫丹白露派画家作于十六世纪。 ▼





本图为安格尔的名画《泉》，其节制的古典主义画法营造了一种纯洁、静穆的氛围。评论家在谈论艺术的净化作用时常以此图为例，因为它让人感受到的首先是美感而不是肉感或性感。图右边的符号是女性象征，圆圈代表乳房，三角代表女性阴阜。



◀ 《维纳斯的诞生》(局部)，波提切利作(十五世纪)，图中维纳斯的双手的位置显然表明了一种对于性的羞涩态度。



◀ 《罗西娜招人喜欢的圆脸》，维尔兹作。图中美女与骷髅相对的画面安排虽有刻意为之的嫌疑，但两者的反差引起的思考却是极其自然的。

## 以雅量与理性正视“不雅”

莫雅平

学习一种外国语,其实是(或应该是)学习一种外来文化,因为语言是人与交流的工具,也是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通常,人们倾向于把文化分为高雅文化和粗鄙文化两种,这种倾向表现在语言教学中就是,人们把词语分为雅词(或洁词)和鄙词(或脏词),并且认为后者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因此既不教也不学。

其实,把词语按高雅与粗鄙或洁与脏分类,进而实行“词族歧视”,是有失偏颇的,因为词语只是对现实的抽象,本身并无纯洁或肮脏可言。再说,文化领域的所谓雅与鄙,也只是相对的、因时而变的。比如说,西洋文学中如今被奉为高雅文学的《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和《巨人传》等巨著,在当年却是被斥为粗鄙甚至下流作品的,并且曾因使用“脏词”等众多原因而遭到过查禁。

以偏狭的雅俗观对待语言、文化现象,很可能造成失实,导致误解。比如说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国人熟悉了朱生豪先生所译的删除了“脏词”及“不雅”情节的典雅译本或洁本,便以为莎士比亚就是那么雅气、那么贵族化的。其实这是一种由雅译导致的误解。像上述各名著一样,莎士比亚戏剧也使用了大量的民间“粗话”和“脏词”,充满了平民机智和民间幽默(包括黄色



幽默)。朱先生的译文诚然是独具文本价值的,但无庸讳言,他的雅译使莎士比亚的平民意识打了一个折扣,于是国人对莎翁的认识也就陷入了某种片面性。就翻译的“信、达、雅”原则而论,一味求“雅”,有时难免会有失于“信、达”。相比之下,梁实秋先生译莎剧,如实地译出了其中的“脏词”和性双关语等,明确与含蓄各得其所,力图营造一种“不雅之雅”。不管梁先生是否完全如愿以偿,其对待“不雅”事物的雅量是很值得称道的。

对一个英语学习者来说,了解从乔叟到莎士比亚、劳伦斯、亨利·米勒再到凯鲁亚克、塞林格和纳博科夫等众多杰出作家都曾大量使用的那些“脏词”及其文化渊源,无疑是大有助益的,因为它们既体现了英语语言的丰富性,也反映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试想,假如对活跃于英语中的那些“脏词”和“禁忌语”一无所知,要想很好地理解《北回归线》、《麦田里的守望者》和《洛丽塔》等名著是很困难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认识,我相信《英语脏词禁忌语词典》具有无可否认的文化价值。

从实践的层面上看,即使是在当前最严肃的英文版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里,英语学习者们都会经常遇到很多活蹦乱跳的所谓“脏词”或“禁忌语”。他们很希望了解这些特殊语汇却又常感无助,因为一般词典要么是不收录这些词,要么就是轻描淡写而过。鉴于这种读者的需要,我认为引进出版像《英语脏词禁忌语词典》这种在国内尚属缺如的词典是确有必要的,我相信它能给英语学习者、研究者、翻译工作者和其他文化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帮助。

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不管我们是否有雅量或勇气去正视那些“脏词”或“禁忌语”,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活跃于英语语言之中,活跃于英语民族的私生活乃至公共生活之中,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英语学习者、研究者、翻译工作者等惟有以应有的雅量和理性去正视和理解它们,才能更全面地认识英语这种语言,进而更深入地理解英语民族的文化。

#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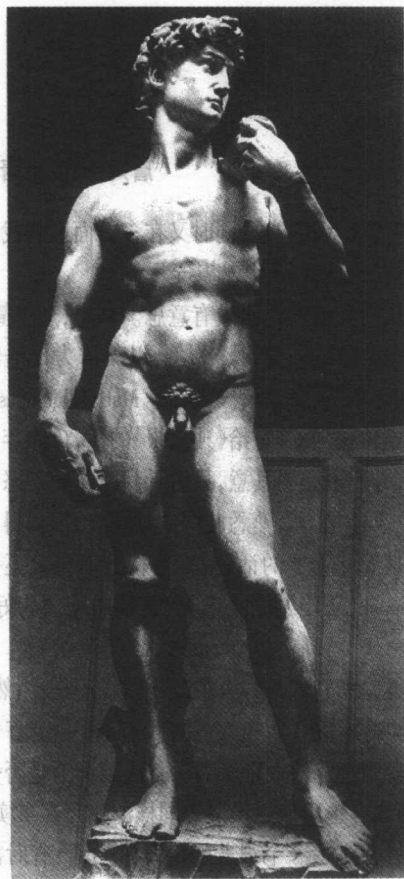
詹姆斯·麦克唐纳

词语的主要功能是使我们能够互相沟通,同时又多方面影响我们。词语使我们快乐,使我们得到消遣;也使我们困惑,甚至厌恶。

在很多时候,往往是招人厌惹人恼的词语最有意思。试想,意思简单、温文尔雅的词语如何能伤人呢?以 fuck(性交,操)为例,以英语为母语的成年人对它再熟悉不过。是不是如玛丽·怀特豪斯夫人(Mrs Mary Whitehouse)所说的,它因读音难听而让人感到不愉快呢?(写给《独立报》的信,1987年11月2日。)当然不是,果真那样的话,人们不必明其意,只需听其声便要发怒了。实际上,无论儿童、未谙世事的成人还是不太熟悉此词的外国人,都觉得 fuck 听起来很顺耳。再说,如果发音是如此重要的话,看来怀特豪斯夫人还是避开诸如 duck(鸭子)、luck(运气)、puck(恶作剧之小精灵)这样的词语为好,因为它们和 fuck 押韵。

那么,这个词令人生厌是不是和它的拼写有关呢?回答还是:当然不是。否则,fuc、fuk 或 phuck 同样会冒犯怀特豪斯夫人,虽然它们不一定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还有,如果字母组合是否能给人带来美感是决定词汇是否受人喜爱的关键因素的话,那么,别的语言也应该尽量避免同样的拼写。事实上,在许多非英语国家里,同样的拼写有时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常用语,有时出现在字母的无意组合中,如汽车记录标记(英国的汽车档案是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类字母组合的)。

既然 fuck 这个词令人讨厌不是因为它的发音，也不是因为它的拼写，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会不会是它的含义招人白眼？这当然有点儿道理，但不是全部道理，否则，诸如 copulate(性交)和 make love(做爱)之类的词语也应该是极其粗俗的。



《大卫》，米开朗基罗作(1501年)。

在一些说英语的国家里，像 prick(男性生殖器)、cunt(阴道)和 fuck 等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像 penis(阴茎)、vagina(阴道)、sexual intercourse(性交)这样的词语却是绝对冒犯人的！原因很明显，当人们把这些词汇引进这些国家时，同时也引进了自己对这些词汇的态度。前一组词是海员和商人介绍进来的，他们认为性是生活中极为自然的一部分；而传入第二组词汇的基督教传教士则视性为见不得人的羞耻行为。真正决定词汇雅俗的是大众的共识。如果人人都认为应该把某一个词归入某一范畴，那就会变成一种约定俗成。如果我们把 tea-pot(茶

壶)看做污言秽语,那它无论如何文雅不起来。bloody 原本词源不明、毫无意义,但自从 1912 年萧伯纳的戏剧《皮格马利翁》(Pygmalion)公演后,这个本身没有恶意的词开始变得不那么受人喜欢了。即使到今天,它在某些地方依然是很粗野的,不过那些深感受到冒犯的人却说不出为什么。

其他文化同样存在形形色色的忌讳,带有世界意义的是有关丈母娘、家公、王室生活、左撇子、某些危险动物、超自然现象以及吃相的话题。大多数社会将乱伦视为禁忌,并且它们的很多禁忌涉及意识的众多变异状态,尤其是睡觉、做梦、醉酒、吸毒后的麻醉状态、精神失常、发烧以及意识状态最重大的改变:死亡。

只要我们看法一致,我们就能随意选择自己的禁忌,因此,禁忌反映了一种群体态度。近来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越来越视性和排泄为不齿。这一事实或多或少与人们的共同心态有关。问题是没人知道这心态究竟是什么。无论是什么原因,和性及排泄有关的英语新词汇仍将成为禁忌语,新的委婉语将取代它们,很快新的这一批词汇也将重蹈遭贬的覆辙,被另一批词汇取而代。总之,词汇的不可避免的命运轮回圈是:委婉语、流行语、口语、俗语、粗话。

禁忌离不开委婉语,这并非英语所特有的现象,而是盛行于全世界,并且历史悠久。委婉语(euphemism)一词本身由古希腊语演变而来,指用来代替不吉利话的吉利话。古希腊语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复仇女神原是希腊神话中三位可怕的女神的合称,本该称为“Erinyes”,但由于她们太令人害怕,人们极少直呼其名,而改称为“Eumenides”,即“仁慈之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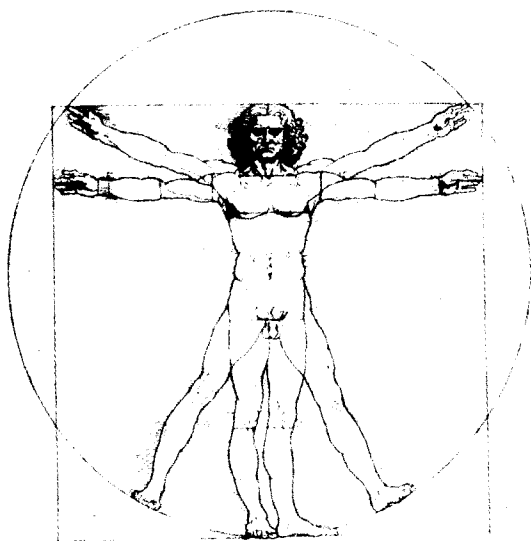
我们的日耳曼祖先总是避免直呼那些令人害怕的动物的名称。例如,他们用来表示“熊”(bear)的词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根本就没有记载,尽管语言学上的证据使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这个词是存在的。bear 是对这种动物的委婉说法,意为“棕色的东西”。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死亡是一种时时存在的威胁,所以现代词死亡(die)的源词是一个禁忌语,直到诺曼底征服之后该词才出现在书面语中。

到了十四世纪,一些和性有明显关系的词开始成为禁忌语,比如乔叟就



从不用 cunt 这个词,虽然他总是自由自在地使用其他意义同样直白的同义词。

莎士比亚的创作生涯在十六世纪晚期和十七世纪早期,他也回避 cunt、fuck、arse(屁股)之类词汇,但照样无所顾忌地不断使用双关语来替代它们。宗教禁忌比起性禁忌要根深蒂固得多。大部分生理现象依然被认为是日常生活中明明白白存在的事实,人们谈起来并不故作正经,就连钦定《圣经》的译者们都十分中意如 piss(撒尿)这样的词汇。



《维特鲁维亚人体图》,达·芬奇作(1492 年左右),这是他根据公元前一世纪建筑家维特鲁维亚的理论研究人体比例而绘制的。达·芬奇私下里解剖人体,这在当时是犯忌之举。

到了十七世纪,清教徒在英格兰掌权,他们最关心的依然是宗教禁忌。古时候对超自然存在物的名称的忌读又复活了。上帝之名(God)是不可直呼的,似乎提起上帝,上帝就会出现。